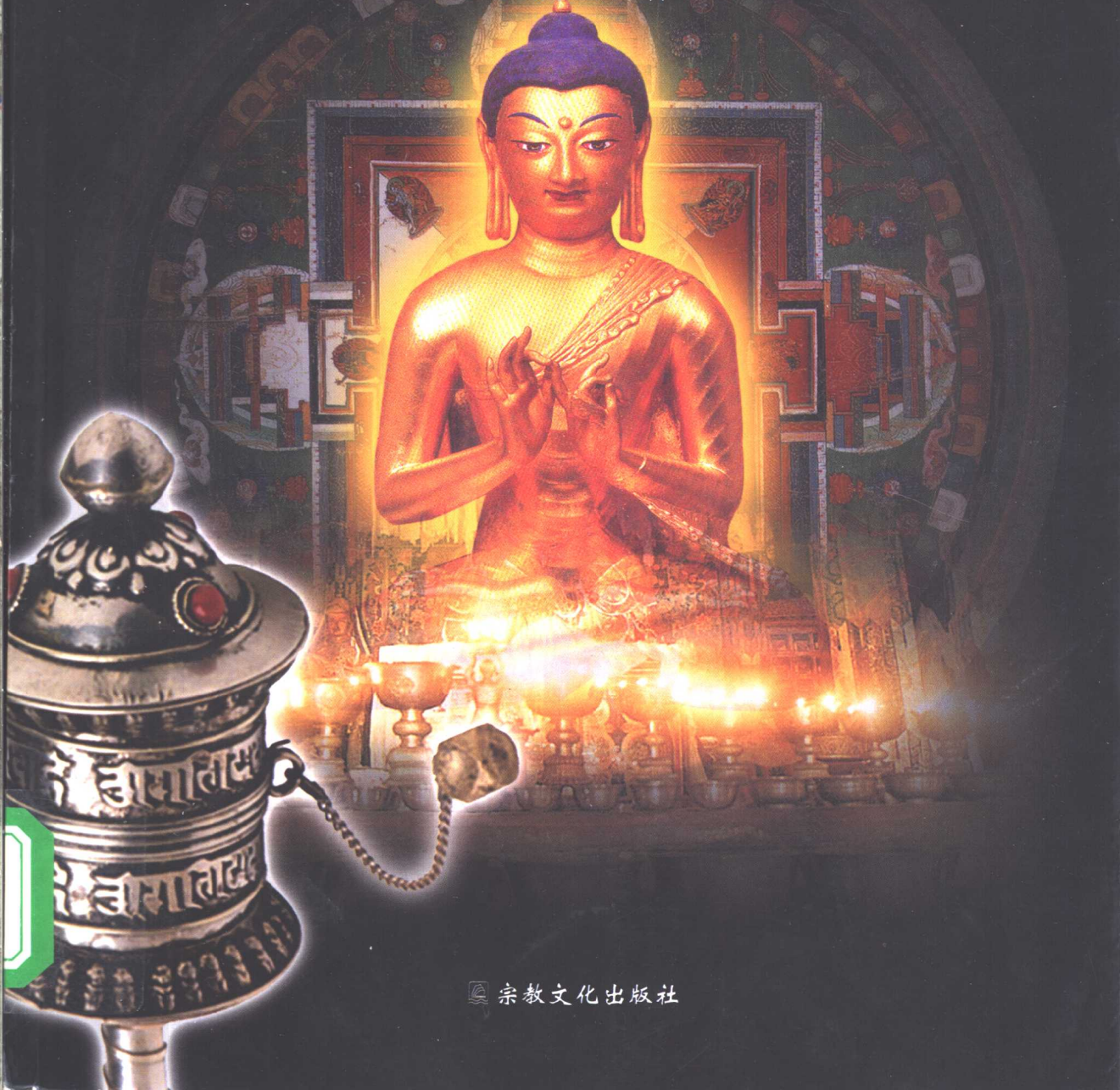




中国藏传佛教

察仓·尕藏才旦 ◆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0110292



201102920

中国藏传佛教

察仓·尕藏才旦 ◆ 著

中国藏传佛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藏传佛教/尕藏才旦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4

ISBN 7-80123-471-5

I. 中… II. 尕… III. 喇嘛教-基本知识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823 号

中国藏传佛教

蔡仓·尕藏才旦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2 印张 40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23-471-5/K·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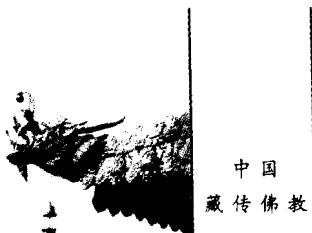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藏区化的艰辛历程	(1)
第一节 藏区最初的本土宗教—苯教	(3)
第二节 佛教初进雪域的曲折道路	(23)
第三节 从迫害走向变通的苯教	(40)
第四节 佛教战胜苯教的谜底	(47)
第五节 藏传佛教的教派特征	(57)
第二章 探足活佛世界	(77)
第一节 活佛——天国的使者	(79)
第二节 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转世系统由来	(83)
第三节 灵童如何认定	(87)
第四节 独特的坐床典礼	(91)
第五节 成为活佛的条件及其等级	(95)
第六节 由谁供养活佛	(99)
第三章 僧侣社会	(101)
第一节 僧侣来源及剃度面面观	(103)
第二节 僧人的服饰、饮食	(105)
第三节 僧人一天的生活	(111)
第四节 独特的学经方式	(113)
第五节 尼姑生涯	(116)
第六节 学业、晋升、供养	(121)



第四章 寺院组织	(135)
第一节 寺院的组织结构	(137)
第二节 政教合一封建统治结构	(144)
第三节 有自己的经济实体	(161)
第五章 玄奥的密宗	(171)
第一节 密宗的诱惑	(173)
第二节 藏密上师的魅力	(176)
第三节 藏密的理论与实践	(180)
第四节 藏密的本尊神	(193)
第五节 藏密修行法一二	(195)
第六章 藏传佛教的佛、菩萨和护法神祇	(215)
第一节 藏传佛教的佛	(217)
第二节 众多的菩萨	(225)
第三节 风姿迥异的护法神祇	(232)
第七章 法图、法器和日常信仰	(255)
第一节 法图展示的世界	(257)
第二节 藏传佛教的吉祥物	(263)
第三节 奇特的法器	(268)
第四节 老百姓的日常信仰	(277)
第八章 藏传佛教僧俗节日	(275)
第一节 祭海节	(277)
第二节 祭神山节	(279)



第三节	六月血祭节	(280)
第四节	传召大法会	(291)
第五节	萨噶达哇节	(304)
第六节	拉卜楞的“娘乃”节	(308)
第七节	拉萨的雪顿节	(313)
第八节	七月劝法会	(316)
第九节	热振帕邦唐廓节	(319)
第十节	萨迦金刚节	(321)
第十一节	十月燃灯节	(322)
第十二节	萨迦冬季法会	(323)
第十三节	那曲酬神节	(327)
第十四节	其他密宗节日	(329)
第九章	藏传佛教的葬仪	(347)
第一节	天葬	(349)
第二节	火葬	(370)
第三节	塔葬	(375)
第四节	缅怀溢于超度之中	(382)
第十章	藏传佛教艺术	(407)
第一节	藏戏	(409)
第二节	歌舞	(428)
第三节	绘画和雕塑艺术	(436)
第四节	建筑	(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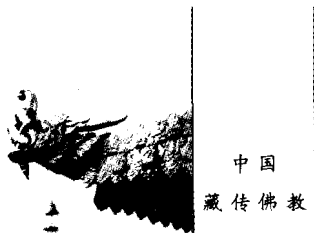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藏传佛教经典名著	(469)
第一节 佛学译、论著	(471)
第二节 传记文献	(482)
第三节 藏传佛教史	(489)
第四节 历史专著	(491)
第五节 医学、历算	(494)
第六节 文学	(499)

第一章



佛教藏区化的 艰辛历程



第一节 藏区最初的本土宗教——苯教

顾名思义,藏传佛教是有着浓郁藏区特色的佛教,流传于藏区,故简称为藏传佛教。

在认识藏传佛教之前,应该首先明了藏区最初有无本土宗教,只有如此,才会清楚藏传佛教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

佛教未传入藏区之前,青藏高原有没有自己的本土宗教呢?

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是距今 2500 年前的事。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完善,并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渗透。公元前后通过中亚、西域传到中国内地。汉文史料中记载说,汉明帝(58—76)曾梦见十二个金人,臣下说可能是西天的佛显灵。这说明佛教在内地已有所影响。470 年前后,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由南印度经海路到广州,在中国内地传经五、六十年。他结合中国当时崇尚老庄哲学,宣扬虚无、清静、羽化登仙等道教的“无为”观念的社会风尚,把佛教的“涅槃寂静”与“无为”糅合一体,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流派,从而得以广泛传布,并形成气候。

佛教在西域、中亚地区的传播更早。大约公元前 3 至 2 世纪,佛教势力在中亚各国已经很强大。紧靠西藏的新疆和田(西域于阗)在公元 1 世纪,就已成为当时中亚佛教传播的中心。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和库车县境内的四大石窟(统称龟兹石窟)就是当年佛教盛行的见证。龟兹石窟较之敦煌石窟,开凿的年代早一个世纪多。目前保存完好的有 472 个洞窟,最有名的是克孜尔千佛洞,始建于 3 世纪,是中国四大石窟中凿建最早的石窟。现有石窟 236 窟,壁画 5,000 多平方米,有佛本生故事 67 种,壁画数仅次于敦煌。



在新疆的交河古城(原西域 36 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遗址有佛寺、佛塔出土。在尼雅古城(汉时西域 36 国之一的精绝国)和米兰古城(汉时古鄯善国)等地都有佛寺,佛塔遗址。这说明早在公元前后吐蕃西邻就有佛教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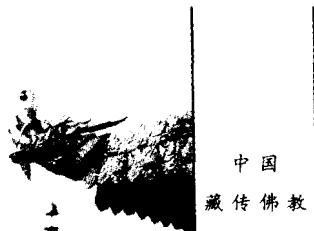
吐蕃的东面是中国的内地。在 2 至 3 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盛行,尤其是北朝的魏和南朝的梁,特别崇信佛教。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敦煌千佛洞,都说明当时举国上下笃信佛教。但奇怪的是佛教却未能渗透进西邻的吐蕃大地。

南面与佛教发祥地印度只有一山之隔(那时的喜马拉雅山还没有当今这样高耸险恶),西面与于阗相连,而东面没有天险可阻断交流的吐蕃,佛教却为什么没有在雪域扎根落脚呢?难道佛教自动放弃了青藏高原?这,仿佛与文化的属性不相吻合。任何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还都具有普同性,都有传播、渗透、并吞其他文化的客观功能,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左右。既然东方的汉地,西边的于阗,北部的河西走廊,南边的尼泊尔都能接受佛教,佛教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能扎根开花,却为什么不惠泽雪域大地?是什么妨碍它扎根青藏高原呢?

实际上,佛教曾经光临过这片土地。

据今所见的所有藏史一致记载:拉拖徒日业赞时,在荣布拉岗发现所谓天空落下的《多德撒麻朵》(《宝篋经》)、《邦公洽甲》(《百拜忏悔经》)等经书及小金塔等物,但因无人识其中文字,只得称为“宁薄桑瓦”(神秘的意思),供养在荣布拉岗宫内。此为西藏有经书、佛教之始,时当 257 年(曹魏甘露二年)。所谓“天空落下”,不过是附会的神话,事实可能是当时印度僧侣将佛教的经典、宗教用品带入西藏,却没有得到传播的机会。

《百拜忏悔经》是印度佛教密宗的经典;舍利宝塔也是密宗作为对佛供养的建筑模型;《宝篋经》中主要讲“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经,常念可免入地狱,还能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另一天降之物是佛教密宗修习次第的一个法



则。上述四物即为“天降四宝”。“四宝”全是佛教内容,传播的是佛教密宗的教义。

但“四宝”的命运却不尽“天意”,结局是束之高阁,秘密保藏,未能传播出去。送来这“四宝”的印度佛教徒的下场如何,藏文史书上没有记载。

后来的史学家、佛学家把“四宝”被拉拖徒日业赞封存起来的原因归于当时没有创立藏文,又没有人懂得这些东西的内容,所以只好封存。这种理由在逻辑推理上却显得脆弱。因为,印度佛教徒既然能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能够深入到西藏腹地,那他一定具有较熟练的藏语口语能力,不然他一路如何打听路途?如何寻找食宿之地?又是如何奔到赞普的王宫来的呢?再说,任何宗教的传播,最初都是依靠传教士的口头传播,哪有先译成文字经典来传播的?谁都知道,在古代,文字是极少数人的专利,而宗教信仰却是全民的行为。

实际上,当时的佛教传播在雪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使得佛教没有立锥之地,只好销声匿迹。

这一强大的势力是谁呢?是青藏高原本土胚胎孕育起来的苯教!

苯教是一种为现实、为今世服务的宗教,是远古人类“神灵崇拜”的产物,是“万物有灵”认识论的体现。苯教的主要宗旨是搭架人类与上苍神灵之间的桥梁,充当中介者。而完成角色的途径则是诵经念咒、禳灾驱邪、占卜问卦、巫术跳法、祭祀仪轨、主持会盟等等。

从严格意义上讲,苯教是一种准宗教,其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准宗教的概念在于它没有天国,没有地狱,没有彼岸世界,没有系统的教规教义,更没有教堂庙宇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准宗教讲今世,不讲来世;证明此岸,不讲彼岸。

苯教对世界的结构设计是神、人、魔。魔伤害人类;人类通过苯教巫师来请神;神去驱魔;人再供养祭祀神灵,如此循环往复而已。不存在积善积



德,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既未设计出天国美妙的境地,也未勾勒地狱的可怖,对人类的去归根本没有思考设计。其本身的教规教义也不完善,没有升华为理论体系;其一切祭祀仪轨都是为了今世,为了现实生活,而不是为了超度你到彼岸。作为宗教,还处于前期准备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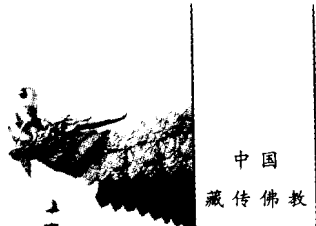
但准宗教与宗教又有着相同之处,苯教与佛教,都是为了摆脱世俗的烦恼才信仰的,通过信仰使灵魂得到拯救和解脱。准宗教在人们心目中,同样是对世俗烦恼的摆脱,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

其次,准宗教与宗教一样,对信仰者来说,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人们所信仰的观念意识,都会直接影响甚至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思维和行为的范式。人们又用这种范式去评判是非,取舍善恶,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事实上,意识形态中的范式一经形成,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聚合力。苯教应社会发展形成,又因适应广大民众的信仰要求,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指导准则。这样,它就和以后的佛教一样,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聚合力,对信仰者的吸引力很强烈。

相同之处还在于信仰的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又相互对立。准宗教的信仰者与自己的崇拜物也是全然对峙的两极——人本和神本。但两者通过信仰又不能不融为一体,当然,结果和宗教一样,只是加强了崇拜物,牺牲了崇拜者的主体地位。

从准宗教与宗教本质与目的的相一致,说明准宗教已经具备了宗教的特质,它是宗教的初级阶段,是浅层次的宗教。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世界性。在世界各地,宗教都经历过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只有在古代人本主义出现后,即人们对原始神灵崇拜失去兴趣,泛神崇拜进步到多神崇拜,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尚未出现时才出现的一种信仰形式。

不管它是准宗教,还是宗教,总之,苯教在早期统治了整个雪域大地的思想领域,它为雪域众生设计了较完整的精神生活原则;它有着体系化的祭



礼仪轨；它深入到王族、平民的各个生活层面，上自与天界神灵的沟通，下自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处不有它的影响，它左右着远古藏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

苯教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人类从蒙昧期走向野蛮期，是藏人在认识论领域开始摆脱蒙昧期，认识到人本的价值，跨进到以人为社会主要角色、又借神灵来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阶段，它体现了人类开始主动思考，认识自然界，认识人自己的阶段。

据当代考古发现，藏族在青藏高原生息繁衍的历史至少有 5000 年至 15000 年。卡约遗址证明在 5000 年前藏区社会已进入新石器晚期。最早的神灵崇拜可能在这一时期开始问世。

最早的苯教是如何形成的呢？

生命的结束、死亡的到来引起远古藏人的恐慌、惊异。何以能有“生”与“死”的差别？明明是能说话、打猎、吃饭、娱乐的人，忽然一切都停止了，不动了，失去了生息，为什么？他到哪里去了？世界是不是有一种超人、超世的力量在主宰？

藏族神话是这样解释这种“生”“死”现象的：

赞普来自在天的神灵系统，是神的代表，入主人间，他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来这里作客，一旦工作圆满，就可以顺着人看不见的天梯爬上去，重新在天上享清福。这就是说，人的“生”与“死”不过是转换地方而已。鉴于这样一种认识，在生与死之间，在神与人之间，有一种特殊人物——“巫师”应运而生。这些人是吐蕃最早期的“宗教家”。最原始的宗教和“神——人——灵魂”的观念就这样在风雪高原上站了起来。在长期的信仰中，这种原始宗教和神灵崇拜逐渐形成了体系，确立了最早的山神、水神和地方神。于是，吐蕃最有权威的四大山神出现了，这就是：

东：雅拉香波山神

南：孤拉噶日山神



西:诺金岗桑山神

北:念青唐拉山神

四大山神中,以雅拉香波山神最富权威,所以又称为“斯巴大神”,即世界之主。当然,这与以雅砻河谷发祥地的悉补野家族的发达史有关。据神话传说,这位雅拉香波山神也有七情六欲,他居然化现为一头大白牦牛与止贡赞普的未亡人在野外交合,生下了英雄茹来杰。茹来杰长大以后,聪俊慧秀,计谋深远,报血仇,复故国,开创了吐蕃止贡赞普以后的第一流事业。

孤拉噶日山神是山南另一座大山的守护神,他的妻子叫“协萨夫人”(意为水晶夫人)。他们骑着一匹插翅飞马(毛洁白如雪,眼红似玛瑙),手持利器,端端正正地守卫雪域吐蕃南方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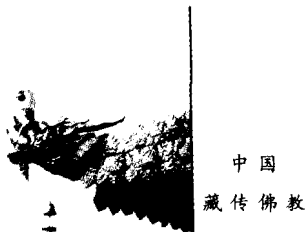
诺金岗桑山神,全身墨绿如玉,手持利剑,高举黑旗,在西方牢牢守卫着后藏全境。

念青唐古拉山绵延千里,横亘藏北雪原。念青唐拉山神又名世间护法神,手下有 18 名掌握冰雹的神将和 360 名随从。他头戴白盔,身披白甲,一手持鞭,一手仗剑,横空出世,睥睨天下。传说他后来曾与佛教大师莲花生斗法,竭力阻挡后者来藏传经,最后被莲花生收服,归入佛教护法系统,守护北方。

苯教什么时候体系化的呢?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我们只能根据《嘉言库》和《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的记载,对苯教做一简单介绍。《嘉言库》(又名《西藏苯教源流》)是苯教大师扎西监藏(1859~1935)著的有关苯教史专著,成书于 1922 年以后。他运用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苯教史料,是第一部公开发布的第一手的“苯教徒论苯教”的佳作。《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是佛教史专家土观曲结尼玛于 19 世纪初写成的一部宗教史,书中也有专门篇幅讲苯教。

上述专著认为苯教的先祖是辛饶米保。

苯教“伏藏”(为防佛教徒迫害而埋在洞穴的苯教经典文献通称伏藏,后



挖出使用则称为“掘藏”)中有不少记述辛饶米保的生平。

《朵堆》(又译为《集经》)是最先介绍辛饶米保生平事迹的书,大概是先用象雄文记录,后来译为藏文。目前只有1卷21章的简短本子,是吐蕃时期苯教受迫害时埋藏在岩洞中的古逸经开掘。

《金钥》2卷28章,也是“掘藏”的一种。书中很详细地介绍了辛饶米保的家庭、生活和圣地俄茂垄仁。

《光荣》共有12卷,人们把它看成辛饶米保的自传,看来是苯教祖师口耳相传的秘本记录。实际上,是古代苯教祖师(包括一些圣人或被视为神的人)中能记录成文的能手留下的一部苯教史。它涉及苯教的起源、吐蕃人的思想习俗、鸟兽与人之间的趣闻等等,可以确认是虔敬的苯教徒留下的忠实记录。

苯教史籍记载的古代传说归结起来是这样的:

在什巴叶桑天国里有天神三兄弟,达巴、塞瓦和协巴,这3个人名的真实意义是纯洁、光明和智慧。他们都在圣人“邦赤洛吉杰金”(意思是亿万电光之知具有者)指导下潜心修学,学成后,接受苯教大神辛拉俄噶的指示,为解救人间苦难,先后降世,充当导师。老二塞瓦降世成为辛饶米保,师父圣者成为苯教的本尊神,继续在人世间对他们的弟子进行帮助。辛饶米保降生在俄茂垄仁,成为一位王子,幼年起即开始承担传播苯教解救世人的重托。与他同时存在的是恶魔恰巴拉仁(这个恶魔又成为《格萨尔王传》中凶恶的北方妖魔头子)。他们两个一生都在敌对之中(这与释迦牟尼跟他的弟弟提婆达多的关系相仿)。这个恶魔的存在使辛饶米保加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决心,增长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扩大了跟世人的接触和联系,更加表现出他超人的智慧、勇气和毅力。恶魔恰巴拉仁千方百计破坏辛饶米保传播苯教,变幻种种假象,甚至以骗和拐走辛饶米保的女儿来打击他的决心。为了战胜这个恶魔,辛饶米保把自己变成了令人恐怖的、凶狠的、残忍的神灵,最后恶魔恰巴拉仁终于被辛饶米保的苦行所感动,皈依了苯教,并且成为继



承辛饶衣钵的弟子。辛饶米保在吐蕃各地留下的种种业绩,都是他征服各地恶魔的标志。他在 82 岁那一年逝世。十二件伟大功业构成他光荣的一生,这又与释迦牟尼的十二行相似,也与波斯古代祆教祖师的德行差不多。

辛饶米保一生传播苯教,所言所行,被弟子们记录成文,形成一个体系,大体为两大类:

第一类,四门一库:是说 4 条通路和一个宝库。四门即白派苯教的神秘教义和咒语;黑派苯教的苯教故事和仪轨、模式;彭域苯波的寺院的戒律,修学的规矩;邦塞苯波的神定;一库即顶点,就是苯教修学的最高峰,有如宝库。苯教修学要求通过这 4 条道路到达宝库即光辉的顶点。上述四门中,白派苯教与佛教的密宗大体相当,彭域苯教与佛教显宗相应。

第二类,九乘经论—苯教的经典和派别。前四部为因乘,后四部为果乘;第九部是大圆满禅定法。九乘经论与佛教密宗(宁玛派是其直接继承者)非常相近。佛教其他教派对于宁玛派中分别九乘的作法有所异议,因为发现宁玛派教法中混入了大量的苯教内容,特别是公元 8 世纪末,吐蕃三大著名译师之一的噶瓦·拜则,有一部传世著作叫《见修次第论》,这部著作中可以发现宁玛与苯教之间的紧密关系。

辛饶米保的父亲叫木杰甲苯悦噶,母亲叫甲协玛。他小时候的名字叫衮来南巴杰巴。根据苯教传说,他 10 岁时,就在土地神灵、龙、虚空神灵之间宣讲教法,12 岁时成为苯教法师,宣讲“四门一库”。他有 10 个妻子,8 个儿子 and 两个女儿。儿子们都成为他传播苯教的助手和继承者。一个女儿名叫辛萨牛琼,被恶魔恰巴拉仁诱拐逃走,生了两个外孙,又被辛饶米保夺回,送到俄茂垄仁保护起来。他在 31 岁时抛弃了房舍、家庭和一切享受,成为一名游僧,更名为赤祖杰巴。辛饶米保 82 岁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木曲定珠继任为法师,承袭传教事业,继续向各地弟子、教徒讲解他的教法。

辛饶米保创立的苯教教义认为:有日、月、时节之前,宇宙就存在有绝对胜利之王,并衍生出“黑苦”和“光明”两种皆然不同的现象。“黑苦”就是魔